

郑振铎《求书目录》佚稿

陈 福 康

郑振铎先生生前，曾发表过经他自己整理的日记两种。一是《欧行日记》，乃其青年时因大革命失败而避难国外的日记，1934年10月31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所记为1927年5月21日至8月31日。二是《求书目录》，乃抗日战争上海“孤岛”时期他有关抢救古籍的日记，初载1945年11月21日至12月30日上海《大公报·文艺》，所记为1940年1月4日至2月4日；最早收入1983年10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西谛书话》一书中（其实他还发表过1940年2月5日一天的《求书目录》，诸书均未收入。详见下述）。

前一种《欧行日记》，郑先生说因为后面的日记原件已遗失，所发表者仅为原出国日记的四分之一。然而，我曾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郑先生手稿中，惊喜地看到还残存1927年11月28日至1928年2月29日的原始日记共12页（今后有机会亦当将这些残稿整理发表出来）。后一种《求书目录》，郑先生原打算发表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为止。那么现在看到的仅仅只是原计划发表的二十四分之一而已！更何况，他的《求书目录》实际一直记到抗战胜利为止！例如，今存他1943年5月26日日记，即写着：“写访书目录一则。”而这则《访书目录》幸存，详见下文。

1945年12月30日，《大公报·文艺》发表一则《小启事》：“郑先生的《求书目录》不再在本刊连载，编者除觉对读者抱歉之外，深感本

刊篇幅的狭窄。”同时还附了郑先生的一封信:“编者先生:《求书目录》,篇幅甚多,恐非数月所能刊毕,而《文艺》须数日始得一见,刊载此类长文,似不甚相宜。请于即日起,停止刊出。将来当移登他报或篇幅较多之月刊上。”信后署“郑振铎启,十二月廿六日”。可知是郑先生想换个地方,发得更快一点。1946年6月1日《上海文化》月刊第5期上,发表了《求书目录一则》(即1940年2月5日所记),附有该刊《编者赘言》:“郑振铎氏之《求书目录》,一部分载于复刊后之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嗣因《文艺》篇幅减削,未能刊完。兹由郑氏就未刊稿中亲选一则专交本刊发表。单行本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然而,不知何故,预告将在商务出的这部书却未见其出版。

郑先生的《求书目录》决不是一般普通的日记。因为,第一,它写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年头,后期甚至是郑先生化名潜伏在大汉奸周佛海的魔窟之旁时写的;第二,它的内容主要专记他如何拼死保护民族珍籍文献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如何努力学习、研究。这是郑先生一生中最动人的一段生活的真实记录,不仅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爱国主义思想价值,而且在古籍文献学上的重要学术价值也是无庸多说的。因此,这部巨著的原稿是否还存在于天壤之间,这个问题就一直悬在很多人的心头。

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今名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郑先生手稿目录卡片中,发现有《访书目录(第一册)》(国图手稿编号2378)。后来,我读到了缩微胶卷,未见摄有封面题署。根据内容,我认为就是《求书目录》残存的一小部分(因此,原题“目”当改为“日”)。除“第一册”外,未见第二、三等册;而所谓“册”,从胶卷上看,并无装订痕迹,当为单页。共51页,记约25天。原稿未记年份,但其中大部分可确认作于1943年(有的还可以与今存1943年郑先生日记相对照)。这样,胶卷最先拍摄的12月5月、8日两天目录,则当作于1942年了;然而,我又怀疑,胶卷最后拍的一天是12月2日,那么最先拍的那两天会不会正是应该放在最后(即作于1943年)

呢？或者，最后所拍的那天会不会应该放到最前面（即作于1942年）呢？因为从胶卷上看，原件确实有被搞乱次序之处（如8月25日和30日两天，胶卷就是颠倒的）。但上述怀疑无法确认，现在只能按国图整理的次序（但8月25、30两天则已调整）予以整理发表。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这些残存的目录本身仍是常常有残缺。但即便如此，吉光片羽，仍然是极其珍贵和有价值的。例如，从中我们得知郑先生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徐宗泽牧师亦是老友，我们在郑先生编印的木刻画集中见到的明清耶教木刻，原来是得到过徐牧师的帮助的；又如，我们可以看到郑先生对《心史》一书真伪的见解，他抄录的《心史》金陵本题页悦安草堂识语，今甚罕见；又如，我们看到了郑先生对钱谦益的全面评价，若是早一点让陈寅恪、钱仲联等先生得见，他们必然会加以引用；又如，我们看到郑先生确认《宝礼堂宋本书录》实为张元济先生所撰，而此书今已收入《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中了；又如，我们看到了李宗侗先生题赠郑先生扇面诗一首，洋溢着爱国激情；等等。我们不时看到有关戒严和炮声的记载，提醒我们不要忘了这些文字写作的时代。

最后，我还记得曾在国图善本室看到一函两册、裱装考究的郑先生手稿，上题：

所见古书录
郑振铎藏
文化部赠

这是连郑先生家属都不知道，也没见过的。在其中，我见到有一则残稿，当也属于《求书目录》的原稿，为“九月八日”所作。当时我匆匆作了记录（可惜未全抄），今亦附在最后。

我仍燃心香一瓣，祈愿《求书目录》这部大书的原稿能更多地留存于世！

十二月五日，至来薰阁，无书可供一阅者。正怅闷间，一中年男

子携书一册来，欲求书店中人为之估价。予亟索阅，乃《仙佛奇踪》初印本也。予问曰：仅此一册乎？曰：然。予曰：然则，此不全本也。然至佳。彼坚执以为系全书。盖此为仙部之一册，别署“逍遥墟”一名，故彼误以为全也。予前得仙部初印本一册，与此恰可相配，故颇欲得之。彼云已有人估值三百金，然实不售出。店中人与之商值至百余金，彼不顾而去。予怅惘者久之。未知将为何人有。此册序末署有“黄鰲镌”三字，与明末翻镌本之署汪文宦镌者不同。此实版画史上一重要资料也。交臂失之，不可复见矣。

十二月八日，至蒲石路访范行准君。与之偕往徐家汇图书馆。晤徐宗泽牧师。十年不见，风度犹昔。数月前，松江佘山教堂，散出明刊本《名理探全书》一部，为富晋书社所得。辗转归孙实君。范君以一千二百金，复从实君许得之。予尝向之索阅，则云：已归徐氏。予谈及之，徐氏乃取以相示。云，巴黎有此书一部。然国内则无第二全本也。又取新得明刊方志数种相示，则皆非极难得者。以予正辑《版画史图录》^①，乃复取示明刊之关于天主教之版画书二种，均极珍贵。一为《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凡八卷，插图甚富。予尝得道光间刊本一部。此则崇祯本也。首有崇祯丁丑艾儒略序。封页题云：

遵教规凡译经典三次看详方允付梓

耶稣会中同学

瞿西满

阳玛诺 同订

聂伯多

天主降生救世后一千六百三十五年崇祯八祀岁次乙亥孟秋 晋江景教堂敬梓

图型亦近于建本各书。一为《玫瑰经》。封页题云：

值会德玛诺阅
泰西耶稣会 同学毕多明我

圣母显报会 显相十五端玫瑰经
云间敬一堂梓

插图凡十五幅。所谓显相十五端者，凡欢喜五端，痛苦五端，荣福五端。每端一图，尚存泰西服饰及景物，实为至珍之品。徐氏并取P.Pasquale M.Delia S.I.所著Le Origini Dellarte Oristina Cinese (1583-1640)[中国明季耶稣教艺术之起源，见于罗马出版之Reale Accademia Dlitalia, 1939-XVII]一文相示。此文中载一明刊本之《念珠规程》，与原来刊本之Adnotalionevet Meditationes in Evang-dia quas in Sacrosancte Missae Vacrificio toto anno Leguntay di Gisolamo Nodal, S.I.(1595)相对照，盖即《玫瑰经》之别一明译本也。然人物衣冠已全易为中国式矣。徐氏允将此数种加入《版画史图录》中，隆重盛意，至可感也。

正月二十六日(参见封二书影)^②，过来薰阁，遇郭石麒。石麒正挟书一布袱，欲赴虹口某氏处。索其书单一阅。见有永乐刊本《刘尚宾文集》，嘉靖刊本《陶情乐府》及石阳山人《蠡海》三书在内，亟解包阅书。《陶情乐府》予所有者附续集，此本无之。至《刘尚宾文集》及《蠡海》，则确为罕见之物，因与议价，并得此三书。

《蠡海》为陈德文所著，分上下二卷，上卷为诗话，下卷为五言古诗六十四篇。嘉靖间蓝印本。予十余年前尝收《石阳山人诗余》一卷，为天一阁旧藏，板式与此正同，亦蓝印本。颇疑此本亦是天一阁故物也。每卷之首，德文均有小序。

昔牧政和，山隰幽阻，民淳务简。书簿余闲，静辟衙斋，不辍铅槧。当路者弗之察，悞以为能其官，胥檄以其职从，谓邑可卧治也。于是凡蛮烟泽雾之墟，险绝僻危之地，车轨莫致、马迹弗胜者，余皆得而履之。时则舍骑而舆，亦或弃车而徒。忧虞骇愕之机，已异平生所历；叹愁郁纡之状，尤非耳目由来。发诸篇章，流于简牍。顾风埃扑乎颜面，乃吟咏徒为凄凉耳。因念

韶龄咕哔之时，得于编翰师友，虽颇散失，犹幸思惟。仰溯虞夏殷周，列观风雅屈宋。心抽秦汉之逸，侧想魏晋之奇。寻绎南朝，櫟括唐代。揆所闻见，拟议未精。稽厥讲求，归缩弗逮。或于驰马，间在肩舆。参前倚衡，一二记忆，反复推度。驾言疾书，杂置囊中，聊备检阅。积汇忽焉累百，犁为八十一篇。虽浩瀚汪洋，杳无畔援，然参^③

二月十四日，至来薰阁小坐。孙景润云：有刻本《嘉庆一统志》在鄞出现。闻之心动，即促其设法罗致。《四部丛刊续编》所收《嘉庆一统志》，为故宫所藏钞本。刻本绝罕见。森玉先生云：尝见之。遇朱遂翔，问其有何好书。云：徽州来信，说有明刻本《珍珠记》及《樱桃梦》二传奇，《樱桃梦》附图绝精云。惜徽沪邮包不通，无法寄来。予颌之。实则极为兴奋也。此二传奇予皆未有。《樱桃梦》为陈与郊作。劫中平贾乔□^④熹尝得一部，予向之索阅，则已寄平售去矣。《珍珠记》即高文举《珍珠记》，北平图书馆有文林阁刊本，恐人间无第二刊本也。

二月十五日^⑤

三月一日，至忠厚书庄，与李紫东闲话。偶抽架上《武夷志略》一阅。此书不难得。予尝于北平三友堂得一部。后又见一白绵纸初印本，以索价昂，稍一犹豫，便为他人所得。至今憾之。此本印工不佳，然末页有一牌子，为予藏本所无（予藏本缺末数页）。

万历己未仲冬
崇安孙世昌梓行
晋江陈衙发刻

^⑥

因复以八十金收得。学问无涯，便于此类书亦须备得复本，始能确定刊书之年月。

三月二日，至来薰阁，遇汪由伯，闲谈久之。见书堆中有《敦煌随笔》一部，即取阅。《随笔》凡二卷，后附《敦煌杂抄》，亦二卷。为叶河常钧和亭氏所纂。自敦煌石室之古钞本发现后，西陲之史地乃为世人所注目。此书作于乾隆七年，然流传已罕。惟北平图书馆藏有此清润斋刊本，他处未见。森玉先生云：厂估得此书时，尝传钞若干部出售。此为原刊本，故肆中人殊重视之。索价至五百五十金。予姑携归，实不欲得之，以其昂也。灯下披览，见其中述道里形势者为多，亦间录断碑残碣文字。《杂抄》卷下雷音寺一条云即千佛洞，在城南四十里，不知建自何时。有断碑。此碑为唐昭宗乾宁元年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之女夫李某（名阙不可考）纪再修功德，并及其三世勋业。有关沙州史迹。不知今尚存否。

五月二十六日，微寒，中人御夹衣犹感不足。至传新，徐绍樵尚未归。无一书可阅，闷损之至。折往开明书店，晤伯祥。取得乃乾留下之《春雨楼集》二本。此书为扬州何氏物，予求之已久。乃乾赴扬获得之。予与之反复相商，时经半载，终得为予有。喜可知也。予前岁尝从罗子经许，得沈彩手写《春雨楼集》一本，为杂文及词，即蟬隐庐影印之底本也。后子经又以残本《春雨楼诗》一本归予，亦彩手写。今获此集，乃得见全本面目矣。彩字虹屏，本吴兴故家女。年十三，归陆煊。煊妻彭玉嵌，授以唐诗，教以女诫，稍知文义。流览书史，过目不忘。学右军书，终日凝坐，常至夜分。故书与诗，皆能入格，小文亦有佳致。予所见彩书，于手写集外，有《斜川集》（今在平湖葛氏）及煊撰《尚书□□》^⑦（今在朱某许）。《尚书□□》^⑧凡□^⑨钜册，皆出彩手书，一笔不苟。每卷末多缀以小跋，或诗及词，皆楚楚有致。此集为乾隆四十七年刊本，尤罕见。首有彭玉嵌、顾介、秦昆、赖良、陈朗、徐志鼎、方元、金式珪、林羽、屈凤辉、朱方藹、沙杓题词，汪辉祖及煊序。汪亮应为作临池小影一帧。卷一为赋，卷二

至卷七为诗，卷八、九为采香词，卷十、十一为文，卷十二至十四为题跋，都为彩手书上板者。彩诗词多闺房戏谑语，盖以身既为绮罗香泽之人，故不能脱绮罗香泽之习。诗根乎性情，彩固不欲故作苍老高古之调，以为怪诞也。

五月二十九日（参见封二书影），晴。冷暖宜人。蔷薇沿道旁屋簷盛开。春光虽老，夏意方浓也。便道至传新书店。徐绍樵已归，携来《词林摘艳》、《人镜阳秋》、朱墨本《绣[襦]记》、《李氏说书》、《劝善金科》、《古柏堂传奇》等书十许种。予见而心动，嘱其留下。然尚不知书价几何。窥其意，似所望甚奢。予方售去《四部丛刊》以易米。今食指动，恐又将作挖肉补疮计矣。结习难忘，有如是乎！

五月三十日，晴。天气凉爽似仲春。街市戒备森严，不欲外出。傍晚，徐绍樵忽着人送一条来，云：《人镜阳秋》、《词林摘艳》、《玉梧琴谱》及嘉靖本《楚辞集注》四书，已有人出价一万元，《绣襦记》已有人出价二千元。欲购与否，今夜即须决定。予亟持款六千金赴市。绍樵不知何往。即取此数书翻阅数四。不能不有所割舍。《人镜阳秋》虽是白纸印，且刷印颇明晰，但非白绵纸本，尚是习见之物，且予本备有一残本；《玉梧琴谱》及《楚辞集注》，亦均非心喜者。乃决意购《词林摘艳》及《绣襦记》二书，而以所携款扫数交与徐妻。先取《绣襦记》四本归。时已近九时，浑忘未进晚餐矣。灯下，细阅《绣襦记》。朱墨本传奇杂剧，予所见者，有《西厢五剧》、《琵琶记》、《红拂记》、《红梨花记》、《幽闺记》，并《绣襦记》而六，皆湖州凌初成所刊者。俗皆讹称之曰闵刻。盖明末朱墨本书，原有凌闵二家校刊；今则忘凌而胥混之曰闵刻矣（闵氏亦刻本《牡丹亭记》及《邯郸梦》二种，亦朱墨本）。凌刻六种，予所藏者有《西厢》、《琵琶》及《红拂》（仅半本）。今复获《绣襦》，则有其四矣。《绣襦》凡四十一齣，分四卷。卷首附《汧国夫人传》（李卓吾评本《绣襦》亦附此传）及插图十六

幅。图绝精丽，惜不署绘者及刻工姓名。凌刻《西厢》《琵琶》图皆为王文衡所作，作风正同此本，则此图当亦出文衡笔也。近来明刊本插图书绝少见，传奇小说绝迹已久。予于一月间，既得《千金记》，复获此书，诚是奇缘也。价虽昂甚，却不能不收，少纵即逝矣。

与绍樵伙友张某闲谈。渠云：有《六十种曲》初印本及《元曲选》（极初印）均因其蛀烂过甚，未收。又有元人杂剧一堆（非《元曲选》），亦破蛀。予心羨甚，力促其速往收下。

欲出万金夺去此四五种书者，闻为平贾王晋卿。渠知予已得《词林摘艳》及《绣襦记》，则意兴当大减矣。探骊得珠，贵在眼明手快也。予收奇书数百部，何一非费尽苦辛，方能得之。其间甘苦，盖非仅足勤眼勤已也。有力者固未必能与予竞。而披卷相对，乐在其中，区区奔走之劳，则又不足道矣。

五月三十一日，晴，凉爽。理想中之读书天也。晨，至传新，取《李氏说书》四册归。晴窗开卷，快读奇书，至足乐也。此书不分卷，计《大学》《中庸》一册，《论语》二册，《孟子》一册，叶数自为起讫（《论语》分上论下论二部，《孟子》亦分上孟下孟二部）。若以叶数之分别为卷第，则可得六卷。每“卷”之首题曰：

李氏说书大学（或中庸，或论语）

泉州 卓吾 李载贻编辑

莆田 龙江 林兆恩阅著

盖明万历间闽中所刊者。《大学》《中庸》及《论语》之首，胥有统论一篇，惟《孟子》统论独无，殆已佚去矣。首有序曰：

夫《说书》，何书也？说孔曾思孟之书也。孔曾思孟之书，何书也？孔曾思孟所著之书，所以立言以教天下万世者，岂有外于吾心之中、吾心之一哉。如有能明吾心之中之一，以说孔曾思孟之书，岂其不得孔曾思孟之真实义耶？夫孔曾思孟之书固在也。而后世有孔曾思孟者出焉，岂有在于孔曾思孟之书者

哉！《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天下后世，必欲求孔曾思孟之意于其言，求孔曾思孟之言于其书者何与？殊不知心性之大，自有精深之《易》，虽卦爻之未画，今亦可得而画也；自有疏通之《书》，虽典谟之未说，今亦可得而说也；自有敦厚之《诗》，虽风雅之未咏，今亦可得而咏也。至于谨严之《春秋》，和序之礼乐，亦皆具于心性之内，则《春秋》今亦可得而笔削，礼乐亦可得而兴起也。若忘其心性之大，而惟索之陈辞故纸者，此章句之儒，见闻之小耳。又安能得孔曾思孟之所谓中、所谓一，旷世相感，以续其道统之传邪？是为序。

卓吾盖以禅说四书者。“旷世相感，以续其道统之传”，自负诚不浅（此书末半叶，原书脱去，故无序者姓名，然读之，当知必是卓吾氏之自序也）！其说《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一节中，有云：“李子曰：驰驱骏奔而心静者，虽谓之禅定之释子可也；禅床面壁而心不静者，虽谓之伽梨之弥猴可也。”是非以禅学来说四书，是乃以四书来作禅学之注脚也。较阳明尤为大胆。林兆恩为刻之，盖因亦是同道也。兆恩撰《三教正宗》所论或不外此。

袁中郎《李卓吾传》云：公素不爱著书。初与耿公辩论之语，多为掌记者所录，遂裒之为《焚书》。后以时义论圣贤深旨，为《说书》。最后理其先所论次之史，焦公等刻之于南京，是为《藏书》。^⑩

卓吾有《藏书》（《续藏书》）、《说书》、《焚书》。今惟《藏书》、《焚书》二种，世多有之；至《说书》则各家藏书目中皆未之见。乾隆禁书目录，则入之全燬中。故尤为罕秘。研讨卓吾之哲学思想，此书实为最重要之根据。

六月二日，阴。晨至传新书店，选购清人文集四十余种。前已大致翻阅过，今复尽半日之力，细为选剔。多半是通常刻本，惟杜于皇《变雅堂集》一册，为原刊不分卷本，无页数次第，颇佳。惜仅有一册，未是全书。钱君尝以此书二册见贻，亦为原刻本，与此相校，不

知异同如何。又携归《古柏堂传奇》六册、《心史》二册。

《古柏堂传奇》为唐英撰，每取流行之花部戏文改作昆山腔。今所知者，凡十有六种。予旧藏有《英雄报》、《傭中人》、《梅龙镇》、《面缸笑》、《长生殿补阙》等数种，为吴瞿安先生假去未还。前岁，吴先生歿于滇池，此书存亡已不可问。北平图书馆藏有此书二部，一为十二种，一为八种。今所得凡十三种，殆为最多者矣。录目如下：

一、《芦花絮》一卷（四齣，首有乾隆戊辰蒋士铨序。）

二、《梅龙镇》一卷（四齣）

末以〔清江引〕结，云：“梅龙旧戏新翻改，重把排场摆。戏凤唱昆腔，封舅新时派。（那些乱谈班呵）就出了五百钱，这总纲也没处买。”

三、《面缸笑》一卷（四齣）

末结以〔清江引〕云：“好笑好笑真好笑，梆子腔改昆调。床底下坐晚堂，查夜在面缸里炒，把一个王书吏活活的烧胡了。”

四、《巧换缘》一卷（十二齣，首有乾隆甲戌董榕题词。）

〔尾声〕云：“灯窗雪夜闲情寄，巧换缘，新词旧戏。问周郎：比那梆子秦腔那燥脾？”

五、《天缘债》二卷（二十齣，原注云：原名《张骨董》。首有乾隆十九年董榕题词。）

第一齣标目云：“李成龙借老婆夫荣妻贵，张骨董为朋友创古传今。打梆子唱秦腔笑多理少，改昆调合丝竹天道人心。”

六、《傭中人》一卷（一齣，首有乾隆癸酉董榕序，甲戌商盘题词。）

七、《梁上眼》一卷（八齣）

八、《三元报》一卷（四齣）

〔尾声〕云：“曲翻新，排场异。劝贞女贤娘记取：若不能教子成名，也枉断机。”

九、《虞兮梦》一卷（四齣，首有嘉庆六年王文治跋。）

十、《英雄报》一卷（一齣）

原注云：“旧曲弦索调小十面增本。”

十一、《女弹词》一卷（一齣，首有乾隆十九年董榕题词。）

题下自署云：“蜗寄居士改本。”

十二、《长生殿补阙》一卷（二齣）

原注云：“古大红袍曲摘演。”

十三、《十字坡》一卷（一齣）

此十三种中，较北平图书馆藏本多出《巧换缘》、《天缘债》、《梁上眼》三种，阙《笳骚》及《清忠谱正案》二种。合之共得十五种，尚有一种，^⑩

《心史》为明崇祯十三年刊本；世所传者，多是钞本，刻本殊罕见。此本题页有刊者识语云：

先生名思肖，字亿翁，闽福建人。宋末徙居吴门。其孤忠介节，详《辍耕录》诸书，而其文未传。崇祯十一年，岁戊寅冬十一月八日，吴门承天寺中浚井，获一铁函，启之，乃得是集。系先生手书，纸墨完好。考絨固沉井，为宋德祐癸未，至今戊寅，三百五十六年矣。诚足异也。详校缮梓，以传先生之心，后学者之责也。悦安草堂识

据卷首曹学佺序，则刊书者为汪权奇；权奇名骏声，新安人。权奇本有跋，此本已夺去。林古度序云：

取其诗文，名曰《心史》，用蜡封固，而函以锡，锡复函铁，沉于承天寺狼山中房古井中，以待千载后人得见其生平。此其立志不亦奇欤！果今三百五十六年，一旦为予友君慧上人浚井而得之，其事尤奇。寺僧多以酿为活，独慧公酷好诗文。非先生之灵自为呵护，即慧公是其身后身转世，不可知也。……予何幸，垂老而适同高钟陵会府，得见于叶雁湖民部署中，共相惊异。雁湖、钟陵与予，皆郡后学，急谋校梓，以传先生之心。友人汪

权奇欣任其事。雁湖、钟陵捐资助成，表章先贤，皆急忠义者。

按《四库总目提要·存目》云：“《心史》七卷，旧本题宋郑思肖撰。”又云：“文词蹇涩难通，纪事亦多与史不合。必明末好异之徒，作此以欺世，而故为眩乱其词者。”此本仅存五卷，凡《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二卷，《久久书》一卷（末阙），未为全书。尚有《杂文》一卷，《大义略序》一卷，后附序五篇，及《疗病咒》一则，皆阙。当从他本补写足之。此书持民族观念至坚，主夷夏之防至严；作者以身丁亡国之痛，故一字一句，均含血泪。“元凶忤天，篡中国正统，欲以夷一之。人力不胜，有天理在。自古未尝夷狄据中国，亦未尝有不亡国。苟不仁失天下，虽圣智亦莫救。我朝未尝一日不仁。乱臣贼子，夭阏国脉，贪官虐吏，剥削民命。君上本无失德。今犬羊愈恣横逆，毕力南入。吾指吾在此，贼决灭于吾手。苟容夷狄大乱，当不复生。吾观吾之身，天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国之身。读圣贤书，学圣贤事，是与圣贤为徒，奚敢化为贼，而忘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弯弓射贼，曷能顾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国颠覆。舍忠不足为孝，舍孝不足为忠。以是迟迟二三百日间，双睛望穿天南之云。天道胡为尚未旋？蚤夜以思，狂而不宁。泪苦流胆，心赤凝血。挺然语孤忠，孑然立大义，与世相背，独立无涯。我母龙钟，忧愤成疾。旦暮无期，奚生其生。叫日而日未出，泣夜而夜何长！愈久愈不变，愈不可为愈为。”心烦意乱，语重情迫，是岂好异之徒所能作！更岂是伪欺世之文！徐乾学以此书为明海盐姚士粦所伪托。《四库提要》之语，当本于此。按士粦刊书甚多，《秘册汇函》中何不收入此书，而必欲待林古度诸人出而始为之表章？曹学佺、林古度诸人，多见古书，皆不作妄语者，何所为而造作此漫天大谎？当崇祯十三年之际，奴酋尚未有滑夏之举，流寇势亦未大炽；曹、林辈何所为而预先写下此种不祥之文字？此皆理所万不可通者。徐乾学与提要作者，所以必欲证其为伪书者，盖深恶其骂虏太甚，攻夷太切，嫉胡太深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后人乃为所蒙蔽，众口一

辞曰：《心史》是伪书。呜呼，是殆未尝读《心史》一字者也；是殆甘为虏臣胡谍之颠倒黑白之伎俩所麻醉者也。至《禁书目录》成，《心史》被收入“全燬”目中，而此书乃益晦不显矣。若必欲以《心史》为伪书，则作伪者当为明之遗黎古老。刊书之年月，必非崇祯十三年，而当为弘光、永历之际，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倒填年月，以避网罗。斯乃最近情实之推测。斯则林古度辈之用心，亦犹夫所南翁之用心也。以梨枣代铁函，以传布代沉井，其技益进矣。然此亦只是推测之辞而已。曹学佺殉节甚早，此序何为乎来哉？刊板式样，亦明明是崇祯时代之物。且一入清代，文禁立严。彼时古老遗黎，方避祸遁世之不遑，又何能公然刊布此“禁”书！林古度时方穷愁蛰居，以诗自隐，又何敢公然刊布此书，而自弁其前？若必执为明季遗黎之所为，则林古度辈必自隐其名矣。故知《心史》决非伪书也。晦三百五十六年而显，显而复晦，至今复二〔三〕百数十载而始复显，何此书之多阨也！

所南翁所著，传于世者，有《一百二十图诗集》一卷及《文集》一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四部丛刊续编》本。然《姑苏志》所南小传中所载断句，如《过徐子方书塾》云：“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题郑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寒菊》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今皆不见于《心史》及诗集中。则知所佚者多矣。（按《宋遗民录》卷十三无名氏《宋郑所南先生传》中，亦有《题郑子封书塾》及画^⑫

字鉴，泽存堂刊本，首有“小李山房图籍”朱文方印。中有校语数则颇精，似深于小学者所为，惜不多耳。武虚谷、常秋厓有跋语二则，云：

乾隆癸丑岁，曲阜桂未谷赠此本，辨讹正俗，亦小学之助也。然仅获一册，慎勿转假，有所损缺。

是书为武虚谷先生藏本。右卅六字及标题二篆书皆先生手泽也。道光甲辰购自匡师，因书此以志缘起。常秋厓。

宣统丙寅冬十二月获于海上，以为荫宦秘笈之一。华阳王君复文焘识。

疑校语亦出虚谷手笔。末有王文焘一跋，不录。^⑬

《石溪周先生文集》五卷，明吉水周叙撰。首有景泰元年萧镡序。第一至第四卷为诗赋，第五卷为奏疏、表、书、墓铭志及墓表。此为嘉靖丙寅其嗣孙承起等重刊本，亦明人集之罕见者。

八月二十五日^⑭，晴，有风。雨云堆拥半空，或将有阵头暴雨欤？入秋忽热，蝉声又充耳。以出门为畏途，乃当风披卷。崇祯瞿氏刊本《初学集》，得之已久，今始得一读。牧斋为世诟病者久矣。总缘其尚有人心，不甘奴伏，《有学》一集，民族意识尚炽，丹忱不灭，傲骨犹存，迥异于一般歌颂新朝夷主之辈。遂遭夷主之忌，所著诗文皆被禁焚；即清初选本、专著，入牧斋一诗，有牧斋一序者，亦无不遭抽燬。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⑮序云：“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乱民也，有国法存。至身为明朝达官，而甘心复事本朝者，虽一时权宜，草昧缔构所不废，要知其人，则非人类也。”盖指牧斋而言也。《明史》入牧斋于“二臣传”中。凡为明臣而仕清者，何一而非二臣，独二臣牧斋何哉！《初学》一集，诋其奴酋甚至，后印本皆挖空，几难成诵。此本独完好，盖犹是初印未挖本也。卷二十下有《冯二丈犹龙七十寿诗》：

晋人风度汉循良，七十年华齿力强。

七子旧游思应阮，五君新咏削山王。

冯为同社长兄。文闾学、姚官詹，皆社中人也。

书生演说鹅笼里，弟子传经雁瑟旁。

纵酒放歌须努力，莺花春日为君长。

此集刊于崇祯癸未（十六年），犹龙编《甲申纪事》，序末自署“七一老人”。年辈自较牧斋为长。近人喜述犹龙事，似皆未见牧斋此诗也。牧斋诗文，偏见殊多，于七子钟谭辈，无不丑诋之。盖自具领袖文坛之气概也。

八月三十日，晴。前夜狂风暴雨后，天气已转凉矣。窗外仍有蝉声。阅绍虞见假之《词坛正法眼藏》。此书为明季闽中林瑜撰。凡二十八卷，分内外二函。内函为体格、矩律、考证、辨核、解释、品藻六函，外函为丛谈、胜记二函。集古今谈诗者之所得，而参以己见，颇类万历时王昌会所纂之《诗话类编》。惟引书不注出处，所见多浅薄迂腐，实明末村学究之积习使然也。间有胜语，亦瑜不掩暇。首有蔡善继（崇祯己巳）及何乔远二序。乔远序云：

自尼父之读诗也，而系之以赞词，则万世论诗之祖矣。汉魏有论文而无论诗。晋宋以后，品裁日出，史册遑遑^①可综也。钟仲伟始为《诗品》，后先作者，标榜尽矣。刘彦和、颜介，亦商榷错落，可谓品藻，未能如仲伟之博论也。唐以后，诗话益繁。间有以诗评诗，始“江河万古”、“光焰万丈”之类，风流不乏，而耑门核论，未有传者。宋元两代，此道不□^②，而评论愈盛。严沧浪、范清江之徒，凭臆放言，创为诗格，真童子之雕篆耳。明兴，评诗者杨、王、徐、梁备矣。至胡元瑞而集其成。始乎《诗藪》，卒乎《笔丛》，盖论诗之渊海也。林瑕夫继作，综采益博，穷体极调，析疑剖伪，发独见而定群器，而又按其性情之所自荡，本其兴会之所偶随，娓娓持论，恍与古今词人韵士，面证于一堂，探囊而取，悬鉴而照，其有神传其间耶？夫尼父之赞诗者，目击而道存也。予读是书，如入五都之市，而万货毕陈，访河宗之宫，而众宝溢目。盖为之者劳，观之者逸，信词林一快籍也。非若湛溺于风露月云者，赏奇标巧，必字栴而句比焉。将使夫率尔之制，辄期穷工，幽思之吟，□^③臻尽美。至于求流派而覈来脉，其于诗道亦殊苦矣。书成而题以《正法眼藏》。通诗于禅，其得于玄悟良深焉。虽然，钟谭二氏之《诗归》，今操觚家明窗净几，人置一帙，使悬诸国门，又有欲车载其金而归者。我以为法眼，人以为拙目。法俗之论，岂有常哉。瑕夫之书，能若伯敬

友夏之传其人乎？夫禅之与诗，余得参其半耳。瑕夫若以一人之眼，比天下之目而同之，抑江生所云，世好丹而忌素，其于禅不愈远哉。要以四海之广，千秋之遥，能无具眼若慧与天者，是必有以知瑕夫之正而法矣。

瑕夫，瑜字也，莆阳人，自号尚友居士。蔡善继序云：“余令莆阳时，从诸生中物色之，雅以千秋相期许。屡战棘闱败北，而益肆力于古，其穷愁逾甚，而纂述逾富。兹藏特一斑耳。志薄时流，神交往哲，其可以乡国天下限之耶？”而瑜亦尝高自称许，自云：“窃谓古今谈诗之渊藪也。”（《自叙》）又云：“予读李本宁先生《唐类函序》云‘以《诗纪》之未备也，欲为《广诗纪》。因《诗纪》而推之，欲为《诗传》，会通古今论诗解诗者悉萃焉。’余素憾雅道凌夷，有纂著《词坛正法眼藏》八函，正先生所欲萃古今论诗解诗之旨也。”（《跋》）每卷题“潭阳余应虬犹龙父、余昌祚尔锡父同校”，盖建^⑩

九月七日，阴。晨阅皮锡瑞《经学历史》，叙述简要而无甚胜义。所谓经学，实中国二千年学术界之大魔障。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皆是蜗角蛮触之争也。像孙悟空大闹天宫，尽管一筋斗打到十万八千里远，仍不出如来佛之手掌心外，安得有识者以快刀斩乱麻之手段，为此无穷尽之纠葛作一痛痛快快之总结束乎！

九月九日，晴。小雨数日，闷损之至。忽见阳光，自有轻新之感。然天气亦转暖。窗外又有蝉声矣。晨闻意大利已降；黄浦江上之意邮船康特怀地及炮舰一，均已自行凿沉。累累意人，又成楚囚矣。世事之变迁，诚如白云苍狗也。外出即归。阅森公见假之《槐生丛录》毕。

九月十八日，晴。热甚，有如仲夏。街头戒备甚严，不欲外出。阅南海潘氏《宝礼堂宋本书录》。此书凡四册（不分卷），首有张元济序及潘宗周自序。宗周字明训，以贾致富。其友甘翰臣，偶得蜀刻

《史记集解》半部，举以相视。精美夺目，入手不忍释，于是慨然有收书之志。复交杨惺吾、王雪澂、袁寒云诸人。寒云以宋黄唐刊本《礼记正义》售之，遂颜其新居曰宝礼堂，并募工櫟刻，以公诸世。于是远近书估，闻风而至。寒云所储后百宋一廛之物，归之者亦什之六七。宗周则非天水佳槧，概从屏斥。时海源阁及读有用书斋所藏散出，亦多为其所得。二十年来，凡收得宋刊本一百又七部，又元刊本六部。即此目所载者是。此目编述谨严，于藏印、宋讳外，特著“刻工姓名”，是为创例。而辨别真伪，旁证类引，决非以专收天水佳槧自豪之宗周所能办；盖实出张元济菊生先生手也。其中若《仪礼要义》、《礼记正义》、《春秋公羊疏》、《春秋五礼例宗》、《九经正义》（缺《左传》，即寒云八经阁之八经也；系真宋本）、《史记集解》、《汉书》、《后汉书》、《隋书》、《新雕重板战国策》、《四明续志》、《咸淳临安志》、《音点大字荀子句解》、《袁氏世范》、《武经龟鉴》、《伤寒明理论》、《方论》、《伤寒要旨》、《古三坟书》、《景祐乾象新书》（宋钞本）、《啸堂集古录》、《事类赋》、《湘山野录》、《续录》、《挥麈录》、《北山录》、《陆士龙文集》、《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孟浩然集》、《韦苏州集》、《陆宣公集》、《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皇甫持正文集》、《唐女郎鱼玄机诗》、《钜鹿^②

十月十九日，在来薰阁见娄东王扶所辑之《词曲合考》六本（共五卷又余编一卷）。系稿本，未经刊行。扶“字匡令，为烟客先生第四子也。工古文词，一时名公巨卿，争与之交。惜蚤卒。曾选唐宋元明词曲甚精。稍有瑕疵者均不采入。可谓曲之董狐矣。”（《池北偶谈》）王氏所谓“曾选唐宋元明词曲”，未知即系是书否？是书以唐宋词调为祖，而以元明南北曲之同名者列后，以证其渊源有自。而调名相似之义可通者，则采入余编。按南北曲中，多袭用词调，而元明以来，无人为之比勘考订其异同。是书始创为之。后《南北九宫大成谱》坐享其成；谢元淮之《碎金词谱》则又食《大成谱》之赐，自是匡令是书之

祢孙矣。是书序次，取调名首一字，依韵编缀。卷一自^②

卷四自送韵至陷韵，所录凡六十一调；卷五自屋韵至叶韵，所录凡四十九调。余编所录凡四十调。有注与调全合，亦有注与词不合者。如六么令，以柳永词：

澹烟残照，摇曳溪光碧。溪边浅桃深杏，迤邐染春色。昨夜扁舟泊处，枕簟当滩碛。波声渔笛，惊回好梦，梦里欲归怎得。^②

十月二十五日，晨，天阴将雨，有北风窜入破窗，虎虎作声。手微僵，似已入冬矣。阅《豫章丛书》本王猷定《四照堂文集》。此本凡十二卷，又《诗集》四卷。首有康熙元年周亮工序。然据明思敬跋，实从玉蔬轩本重雕，未见周本也。周本梓于金陵而烬于蜀，今绝不可得见。康熙癸亥，栾令王玘复为刊印。玘序云“栎园先生所梓才十之二三”，则玉蔬轩本非从周本出可知也。王玘本凡文五卷，诗二卷。予尝从斐云许得焦理堂手录本五册，仅存文五卷，诗已佚去。取以校《豫章丛书》本，则互有出入。丛书本有王玘、陈僖二序，而无周序。第一卷即丛书本之第一、二、三卷，溢出《答周栎园书》、《姜张二家七言近体序》、《文雪堂制义序》三篇，而阙《大方便报恩经序》等六篇。第二卷即丛书本之第四、五、六卷，溢出《赠程生入学序》一篇，而阙《宋荣公胡传纂要序》等十二篇。第三卷即丛书本之第七、八卷，溢出《涑州王处士传》、《朱蒋陶列传》二篇。第四卷即丛书本之第九卷，又第十二卷之一部，溢出《浙江按察司狱记》、《古月头陀书经后纪事》、《钱卞两烈女别纪》三篇，而阙《桓壘记》一篇。第五卷即丛书本之第十、十一、十二卷，溢出《梦中为余中作赞，觉而记之》等三篇，而阙《黄山慈光寺募疏》等三篇。计溢出十二篇，阙二十二篇。大抵玉蔬轩本晚出，故得补遗拾阙若干篇，而删去原本之有违碍者若干篇。要当以王玘本为胜也。王玘本在嘉庆时已罕传，故焦氏手录以藏之。

卷一有“焦循手录”(白文)、“理堂”(朱文)二方印。第一、三、五卷末记有钞书年月：

嘉庆丙寅冬十月二十七日(卷一)

冬十一月初十日(卷三)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卷五)

十七年六月廿日灯下阅，时伏日大雨，天气如九月(卷五)

理堂钞书最勤，所录多异本，余所得不下二十余册，北平图书馆所收尤多，皆近年自淮扬一带散出者。古人治学之劬，诚不可及也。

书此时，正闻远处有炸弹响声，窗户为之微震，警报声随大作。书毕则空袭警报恰解除也。

十月廿六日，阴雨不止。祖同来，携《云南丛书》二十许册，欲以易新印书。中有《滇海虞衡志》二册，为檀萃所辑，颇佳。闲中阅毕，足广见闻。惟过于模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殊可不必。又《诗法萃编》十册(二十五卷)，为许印芳辑，所收自子夏《诗序》至沈德潜《说诗晬语》，凡二十余种。虽皆为习见之书，然汇于一编，颇便览者也。

午后，玄伯来，快谈久之。并示前寄斐云诗云：“桃枝柳叶灿成堆，芳草薰风次第回。还是江南春色好，顾园楼畔待君来。”意极拳拳。又赠予一扇，一面为其夫人竹君女士画，一面为玄伯用放翁寄朱元晦韵题诗，诗云：“淡香斜影月横窗，书勘不知夜倍长。为厌胡尘污赤舄，岂真竟与世相忘。”用此扇时，“胡尘”当已扫却也！

十月二十七日，淫雨不止，天色朦胧若黄昏，闭门不出，读书自遣。晨阅杨守敬《晦明轩稿》。

十二月二日，于忠厚书庄袁西江处见到古泉拓本十三种，甚精。古泉之学，今胜于昔。凡古人所视为珍罕之品，在今日往往是习见之物。然古人一番搜讨之苦辛，却不容埋没。故此十许种书，

在货币研究史上自有其重要之价值。西江索价三万金，余无力购入，乃录目如下，惟愿此十余种能得所归也。

一、《东武刘氏嘉荫簪所藏古泉拓本》(乾隆拓本)十六册(首有刘燕庭像，及金锡鬯、洪颐煊、高枚、赵秉龟、戴熙、柯培元、周其慤、吕世宜、胡石查、盛昱、王懿荣、陈亭明、王琨诸人题跋。)

二、《泉币图释》(刘燕庭撰，乾隆拓本) 二册

三、《簠斋藏钱谱》 一册

四、《幼云藏钱谱》(沈阳杨继震撰) 二十四册

五、《王戟门藏钱谱》 八册

六、《观古阁泉谱》(歙鲍子年撰，盛昱跋) 五十册

七、《王文敏公藏钱谱》(王廉生) 一函

八、《差不贫于古斋谱^②所藏铸币》(杨继震) 四册

九、《古泉喜神谱》(杨继震) 一册

十、《留余堂泉谱》(东武夏松如撰，陈叔通跋) 二册

十一、《晴韵馆收藏古泉述记》十卷(桐乡金锡鬯撰，刘喜海跋)
四册

十二、《大清钱币》(孔昭鋐撰，张元济跋，张纲伯批注) 十册

十三、《彝斋藏钱谱》(丁彝斋) 一册

此十许种中，尤以鲍子年《观古阁泉谱》为巨观。刘燕庭《嘉荫簪所藏古泉拓本》亦佳。子年所藏原币，悉已归于北平银行公会，闻今尚保藏无恙也。

常熟赵氏旧山楼^③

〔附〕

九月八日，阴雨。秋凉已深，可御夹衣矣。晨，冒雨至来薰阁，知其新收得明末刊本《册府元龟》三部，一出北平(余氏读已见书斋物)，一出济南，一则新由鄞县收来，欲假来一阅。出自济南者，已为

顾起潜持去，乃假得北平本及鄞县本首二册归，穷一日夜之力对勘之，并录其序。

（陈按，郑先生所录之序未抄。最后他又提及一普通清版书，我已不记其书名，郑先生并写道：）

此不难得之书，其板本亦复有积疑不决者。使非徵见初印、后印诸本，则此疑终不易解。谈板本者惟有博见广闻，多收异本耳。窗外雨声，淅沥未止，秋灯夜抄，手为之疲。

注：

①指郑振铎编印的《中国版画史图录》。

②以下当是1943年所作。

③手稿以下缺页。

④此字不清。

⑤手稿以下缺页。

⑥原件为直写，今改抄为横写。

⑦⑧原空缺二字。

⑨此字原空缺。

⑩这一段话原为眉批。

⑪原稿如此，似未完。

⑫手稿以下缺页。好在抗战胜利后，郑先生曾将此篇关于《心史》的札记改写成《跋心史》一文，发表于1945年11月19日《前线日报》的《书报评论》上，请参阅。下面一段，首亦有缺页，故不知写于何时，姑按手稿所拍摄胶卷的顺序抄录。

⑬实际已录，见上引。

⑭此日所记二页，在原所摄胶卷中列于8月30日之后，今予调整次序。

⑮此处原稿空缺三字。

⑯手稿原字如此。

⑰⑱字不清。

⑲⑳手稿以下缺页。

㉑以下手稿胶卷所示为空白约三四行。不知何故。

林季仲生年考辨

《文献》2004年第1期刊登钱建状、王兆鹏《宋诗人庄绰、郭印、林季仲和曹勋生卒年考辨》一文,其中有关林季仲生卒年考辨有误,今特作考辨正之。

原考辨从林季仲致赵鼎第四封信中提到“某行年五十三矣”,又问赵鼎“几日达潮阳”等语着手,并依据赵鼎贬潮州的时间为绍兴十年,进而考定林季仲写信之时在绍兴十年深冬。由绍兴十年逆推五十三,得季仲生年为元祐三年(1088)。此考证甚确。可惜原考辨者得到此正确答案后,囿于对真歇生年的误定而轻易将自己的成果否定,认为“行年五十三”抄刻有误,而误定林季仲生年为元祐五年(1090),竟与史实失之交臂。

其实真歇生年,《全宋诗》定其为元祐三年不误。我们只要考证出林季仲《送真歇禅师》“我与真歇师,同年五十八”这一年为何年,那么二人的生年之争就可成定讞。这首诗有“一日来告别,挽之不肯留。径山演法切,佛法果何如?”“师闻抵掌笑,却道我饶舌。径山堂未开,居士法先说”等语。由此得知这是真歇将离开温州江心龙翔寺到临安径山寺当住持时,林季仲写的赠别诗。而真歇到临安径山寺的时间,《崇先真歇清了禅师塔铭》有详细记载:“(绍兴)十五年四月诏师住临安径山,五月入院。”可见这首诗写于绍兴十五年无疑。绍兴十五年(1145)林季仲五十八岁。从绍兴十五年逆推五十八,亦为元祐三年,正与前证吻合。

(潘猛补)

②手稿以下缺页。

③谱字疑为衍文。

④以下无字。似未完。

郑振铎《求书目录》，参见 P.173。

正月二十六日，過來意閣，遇郭石麒。石麒正挾書一布袱，袱中口某氏處索其書單一閱。見有永樂刊本劉尚質文集，嘉靖刊本陶情樂府及石陽山人蠡海三書在內，亟解包閱書。陶情樂府予所有者附續集，此本無之。至劉尚質文集及蠡海，則確為罕見之物，其議價，得此三書。

蠡海為陳德文所著，分上下二卷，上卷為詩話，下卷為五言古詩八十四篇。嘉靖間監印本，予十餘年前嘗收石陽山人詩餘一卷。

五月二十九日，晴，冷暖宜人。黃夜沿道傍屋簷盛開，春光無老，更意方豐。已，便道至傳新書店。徐紹樵已歸，携來詞林摘燭人館防秋朱墨本續訪記、李氏說書、勅書金科、古柏堂傳介等書。予許種予見而心動，囑其留下。然尚不知書價為何。窺其意，以所望甚奢。予方售去四部叢刊以易米，今食指動，恐之，將作乾肉補瘡計矣。結習難忘，有如是乎！

郑振铎《求书目录》，参见 P.176。